

白室記

冊 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白室記 目錄

上冊

- 第一章 白室中之女屍
- 第二章 汽車失蹤
- 第三章 葆文夫人的家庭
- 第四章 曼生之陳述
- 第五章 范禮之訴詞
- 第六章 又發現一間白室
- 第七章 卜蘭德夫人
- 第八章 包嘉樂先生的訴詞
- 第九章 卜蘭德夫人的遺囑
- 第十章 垃圾堆中的匕首
- 第十一章 私家偵探之登場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白
室
記

第一章 白室中之女屍

一千九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晚間。天黑風高。景況很淒涼。在十點鐘的時候。警察局的巡查馬義根。正執行職務。在各街上巡查耳聽得倫敦西南隅特勞區域內。安利甘禮拜堂的大鐘。正敲十一下。從呼呼的風聲中。傳送過來。馬義根心想。這時各色人等。必都已上牀安睡。否則也必覺精神困頓。若說在這午夜時分。並不覺得身心疲勞的。恐怕是絕無其人的。咧。他放眼望去。果見各屋的窗上。都是昏黑無光。再用手燈遍照安息里的各家門戶。也都緊緊關閉。路上行人絕跡。貓狗也無有一隻。大地昏沈如睡。在這睡世界上。還是睜開眼睛的。怕祇有馬義根。這一個是個新近改造的區域。這改造的人。會由辣姆索拉人呢。特勞的字典中。熟悉一些希臘歷史。所以這裏的別墅和道路。他都規定用希臘的。稱這裏的房租。比別處昂貴些。住戶大半是股票商人。間或也有學校校長。

教師和學生們現身此間。這裏的市政很爲完備。風俗也還善良。並沒有那種貧民聚居的陋巷。破屋在地方上。着一污點。真是個嶄新的區域。而且調查這裏十年中的歷史。也是很有秩序。很爲安靜。最大的擾亂事。祇是尋常的偷竊案。因此警察局裏清閒極了。

馬義根是一個黑髮的長人。資質雖稍魯鈍。却能勤儉。辦公這時。他順着大路慢慢的向前走。心裏儘管暗想着那個美貌的女婢。因爲星期日那天。他曾約同這女婢出來頑耍。至今還將這女婢放在心上。他又希望這時能遇着一位同事。或是個吃醉酒的人。就可彼此談談天。解解悶氣。但是他的同事正在附

近別個所在巡查。吃醉酒的人又何敢走上這種嚴肅的大路上。所以他希望雖殷。却始終是一人向前走。他接連走過海克特。阿迦。抹蒙。卜黎。和索辣姆。處別墅。見裏面都是漆黑。無光。靜悄悄的。藏在多樹的園裏。但經過阿加。克可。別墅的園門。前見那第一層樓上的窗中。露出光亮。表明這室中的人還未就寢。並聽見窗內有婦人的歌聲。馬義根生性喜歡音樂。當即站住腳。細聽聽了一會。已辨出這曲歌的名目。就暗自說道。這曲歌叫做萬福唱歌的。這婦人聲音真好。抑揚高下何等中節。我想這別墅裏面。必是舉行宴會。這時正是羣舌翻動。妙語解頤。威司克酒香。透四座。呢。唉。那女婢高姑娘。倘早嫁給我爲妻。我

有了家室也可大開宴會享受這一種快樂了。他說時連連用手揩拭嘴唇，防着饒涎滴下。他又向園門裏細看，見有一條闊路一直伸上前去，達到那扇前門。這時正有一個人從門裏走出來，這開門和關門的聲音他都曾聽得清楚，但門開時並不見客堂裏有燈光射出，來他想裏面既是黑暗，無光想必不是舉行宴會，或者這宴會已經散了他的聽覺真靈敏，並聽出這人開門時非常留心，似乎不願有一些聲響。關門時也是這樣，但道人是男是女，一時却辨別不出，祇見他站在階石上，很遲疑了一回。原來馬義根本站在路燈前面映出來的黑影子，想必已給那人看見，那人就想再回進門去，又想走將出來，因此

狐疑不決了。他這麼一來却引起馬義根的注意，暗想這人爲何這樣呢？但這時樓上的歌聲仍是幽揚宛轉，庇霞娜的聲音也繁急可聽。馬義根竟聽得呆了一會，方纔想起階石上的那人就連忙定睛看時，見那人已向自己走來，舉步很輕快，正是個少年男子。這男子發出婉和的聲音向馬義根問道：「這裏有甚麼意外的事麼？」果你呆站在這裏，他說這話時就回身關上園門。馬義根道：「沒有意外的事。」我站這裏是聽尊夫人的妙歌，那人這時也站在路燈下面，但燈光不是正照在他的臉上，他道：「你說錯了，唱歌的婦人却是我的姊姊。」又道：「巡查先生，你本應當喜歡聽這曲歌的。」馬義根道：「這是甚麼道理呢？」他道：「因

爲這曲歌的出產地是愛爾蘭。你先生不正是愛爾蘭的人麼？故鄉聲調自然覺得分外悅耳了。馬義根道：「你怎能曉得我是愛爾蘭人呢？」這少年道：「你鄉音雖改，但聽你的語法，足能斷定你是愛爾蘭人。」說到這裏，掏出一個銀香烟盒，又問道：「巡查先生，你可要吸烟麼？」馬義根道：「很好。」當即拿了一枝，並劃上一根火柴，道：「你可是沒有火種了麼？」他道：「正是，謝謝你替我點火。」說時，就彎下腰，就着馬義根劃燃的火柴，上將烟點着。但他有意斜着頭避去這火光，所以馬義根還不能看出他的面貌。心中暗想：這位少年，必是剛從宴會中散出來的賓客。見他身穿藍黑色的布外衣，絨製的領頭和袖口，其實這天晚上氣候溫暖，無

須這種厚重的外衣。但馬義根並未留心到這一層。見他點上香烟，就拔起腳向那舊式的村莊走去。馬義根不願失去這個可與長談的良伴，就跟隨在他後面。但這少年似乎不願多說話，儘管低頭向前走，一聲不響。馬義根按捺不下，就先說道：「你聽歌聲，不是已息了麼？」少年信口答道：「這曲歌本不很長，我料知我的姊姊也將去睡覺了。你倘喜歡聽他唱歌，每天夜半站在那園門前，包管你能聽個暢快。」馬義根道：「難道每夜這時候都有宴會不成？」少年道：「宴會麼？沒有這回事的。但屋中沒有跳舞的人，我們就不能坐到夜半麼？」馬義根道：「是呀，方纔我見那客堂裏並無燈光，已經猜到不是宴會了。」少年微受一震，並

發出艱澀的笑聲。道：「當我走出的時候，我姊姊叫我將燈熄滅，所以我開門之先就熄去客堂裏的燈了。」馬義根道：「現在你可是預備回家麼？」少年道：「正是我家住在倫敦城的那一頭，不知近處可有街車麼？」馬義根道：「車站附近大約總有街車，從這裏去祇有半里路。」少年連忙應道：「這條路我很熟識，因為我常來看望我姊姊的。」停了一刻，又說道：「我想住在這些別墅裏的人大半都和你相識。」馬義根道：「我那能認識他們？因為我到這裏巡查一禮拜中祇有一次。」少年道：「但我希望你不久就可和他們相熟了。」巡查先生這裏真是個安靜的所在。這時他們已走上一條狹窄冷僻的街道。馬義根聽他這般說，就道：「這個我曉

得的這裏從未發現那搶劫或暗殺案件也沒有意外的變故破壞。這快樂的境界，少年道：「其實社會上面本不應該發生暗殺案，因為暗殺案實在是慘事。」馬義根道：「話雖這般說，但暗殺案之發生也沒甚麼希罕。」社會上常常有的，不過有許多案子你們不會曉得罷了。你未曾讀過那些記載暗殺案的書麼？當中真是層出不窮，無奇不有。這少年道：「那些書有如小說家言，那可憑信。」我照事實上說，社會上面總不應常常發生暗殺案。但是如今我以為不久將發生一件暗殺案，須得累你們偵查了。」馬義根搖搖頭道：「或者果真如你所說，但決非發生在此地，因為這附近一帶都是十分安靜的地方。」少年道：「我以為這件

未來的暗殺案定是發現在這裏巡查先生你還有火柴麼請再給我一個火馬義根隨即劃上一枝火柴少年來點火時馬義根却看清他的面貌見他五官很端正但微露疲倦的模樣唇上有尖形的短鬚頭戴灰色帽子上加黑帶帽子戴得很低差不多遮住了眼睛馬義根替他點上香烟便道我們已同走了三十分鐘我必須回轉去巡查了這少年拿出了一個半鎊的金洋硬塞在馬義根的手裏道我也要乘車子回去了謝謝你陪我走了這許多路又搗出時表來看了一看道倘若這上面時刻不錯如今已是十一點半鐘了他取表的時候馬義根聽得地上叮噹一響以有一物滾將開去就道你落下甚麼物件

了說時用手燈在街心照了一照這少年摸摸衣袋道我並未失落甚麼你可曾看清是甚麼物件呢當下三人在街上尋了一會果然未曾尋着甚麼少年就搖搖頭又摸摸衣袋道想必是你聽錯了我何嘗失落東西但你若尋着甚麼等你下次遇見我時還給我便了你可是常常在這一帶地方巡查麼馬義根道三夜之後我又將巡查到這裏了少年道那麼很好我們定可再見面的我也常常到這裏來祝你晚安我們再會罷他說完這話和馬義根握了手就大踏步走了走到街的轉角處又回轉頭來向馬義根招手招呼這個分明是他有意掉轉頭看清馬義根是否還跟着他其實馬義根對他毫無疑心得着

他給的半鎊金洋心裏且很快活他見這少年已經走遠方纔返身走回來想回到安息里正要動脚忽又停住劃火柴吸香烟隨手將這火柴梗擲到街心這時風已暫息所以火還燃着就照出路上有一物件閃爍發光似乎是件金屬物馬義根見了再劃一枝火柴將這物件拾起正是一柄閤上的鎖匙形細而長不由得自言自語道這必是那少年失落下的他失去這門上的鎖匙今晚怎能進屋去睡覺待我追上去(句)但他料定必追不上那年舉步如飛這時定已去遠或且遇着街車早就乘車走得不知去向了馬義根又道祇好等到明天夜裏再還給他罷且慢他的姊姊這時或尙未睡我不妨得將這鎖

匙託他轉交豈不好麼馬義根用心這樣周到是希望再得半鎊的酬勞當下他就直向安息里走不過二十分鐘的光景已到了阿甲克司別墅的前面見第一層樓上的燈光果然未熄但已不聞歌聲馬義根見了這燈光以爲那婦人定還未睡就一直走到大門前按鈴喚門心想來應門的或者正是樓上唱歌的婦人那麼我將這鎖匙交給他他必拿錢酬謝我這時風聲已止顯出這屋內和園裏都很沈寂天空的星光照出園中花草長的十分茂盛但馬義根無心細看祇管按鈴按了幾下並不見有人來開門心想莫非走錯了人家麼就向後退走幾步見這屋的第一層樓上分明有燈光方纔那個少年正是從

這屋裏走來去的一些也不錯。於是再來按鈴。一個大姆指揪在這電鈴上，足有一分鐘，長久遙想屋裏的鈴聲必然很大，但仍舊無人答應。馬義根暗想：這真是怪了。難道屋裏有甚麼變故麼？我倘有這門上的鎖匙，就可開門進去，看個究竟。或者那婦人是病了，但他雖病了，這鈴聲不能驚醒僕人麼？這真是怪事了。他胡思亂想時，一隻手無意中觸着方纔拾起的那柄鎖匙，就不加思索，將這鎖匙插入門上的鎖孔，輕輕一轉，門已大開。一些聲音也沒有。自家說道：我以為那少年必是住在這裏，所以纔有這門上的鎖匙。但他為何向我說謊呢？哦，是了，屋中婦人必不是他的姊姊，或者正是他的情人，然而時候已這

般遲了。這婦人又怎肯讓他去呢？他想來想去，想不出當中的道理。後來又想我呆站在這裏，做甚麼門既開了，且進去看個明白呀。他拿定主意，就走進烏黑的客堂，用自己的手燈，向四下裏一照，照出一間石製的樓梯間。他又站在樓梯下，高聲喊道：樓上可有人麼？請快快下來。我有話和你們說。他喊完，凝神細聽樓上並無回答，再忍住呼吸，仔細聽了一會。這屋子裏真無一些聲響，沈寂得和死境一般。心下萬分奇怪，再跑到園裏，見第一層樓上的燈光仍舊明亮。心想既有燈光，必有人在裏面，何以不回答我呢？隨又回到樓梯間，爬上樓去，一面向樓上走，一面將左右的電燈都扭亮了。樓上雖已明亮，但他一時却尋

不。着。那。有。燈。光。的。房。間。祇。見。各。種。陳。設。很。爲。華。麗。圖。畫。呀。絨。幔。呀。大。理。石。像。呀。分。明。是。貴。族。的。住。宅。樓。梯。兩。旁。是。用。大。理。石。砌。成。的。上。掛。着。紅。色。的。幔。幕。走。廊。中。也。掛。有。很。華。美。的。飾。物。椅。子。上。面。都。有。絨。製。的。墊。子。總。之。這。所。房。屋。富。麗。堂。皇。想。這。屋。的。主。人。必。是。富。而。多。金。又。有。美。術。觀。念。的。人。物。馬。義。根。四。下。觀。看。腳。步。聲。很。響。但。不。見。人。走。出。來。查。問。這。樣。看。來。屋。中。必。是。空。無。一。人。了。後。來。馬。義。根。走。到。一。道。旁。門。前。微。見。裏。面。有。些。燈。光。大。約。正。是。在。外。邊。看。見。的。那。個。所。在。了。就。在。門。上。敲。了。兩。下。也。是。沒。人。答。應。再。敲。還。無。一。些。聲。音。他。按。捺。不。下。就。鼓。足。勇。氣。用。兩。手。推。門。門。上。並。未。落。鎖。一。推。就。開。裏。面。射。出。很。強。烈。的。燈。光。直。照。

在。馬。義。根。的。臉。上。激。刺。得。他。的。眼。睛。幾。乎。不。能。看。見。一。物。他。連。忙。用。手。將。眼。睛。遮。住。養。息。了。一。會。纔。睜。開。來。見。這。間。房。很。寬。闊。略。成。正。方。形。祇。有。一。個。窗。戶。牆。壁。屋。頂。地。板。器。具。和。掛。的。物。件。一。概。都。是。白。色。毫。無。一。些。污。點。或。別。種。顏。色。牆。上。嵌。有。銀。製。的。百。合。花。紋。地。板。是。大。理。石。砌。成。鋪。着。白。色。的。長。毛。獸。皮。窗。上。掛。着。牛。奶。色。的。絨。幔。這。時。却。拉。在。一。邊。器。具。都。是。漆。成。白。色。上。加。白。色。絲。墊。室。中。各。處。一。白。如。雪。白。色。球。形。的。電。燈。泡。射。出。強。烈。的。光。線。更。顯。得。室。中。無。處。不。白。看。上。去。真。個。好。看。且。覺。境。界。清。涼。不。過。像。這。種。房。間。雖。然。富。於。美。術。意。味。但。家。常。的。住。宅。却。難。得。有。這。樣。的。裝。飾。馬。義。根。看。了。一。會。低。低。說。道。置。身。在。這。種。房。

白 室 記

間裏有如到了冬天一般一些也不覺燥熱了他這話剛說完忽然驚喊了一聲原來他看見一座白色的庇霞娜有一重白色絲幔將庇霞娜和房門隔開就在這庇霞娜的前面躺着一個婦人臉向着地身穿黑衣正是這白室中獨一的污點馬義根摸摸這婦人四肢都已冰冷暗說他已死了麼又見這婦人的左肩之下流出一縷鮮血又道真死了被人殺死的麼這時屋中仍寂靜無聲連風聲也沒有了馬義根呆望着這個女屍見他肩下流出的紅血已將白色的長毛獸皮染污了一大塊別樣東西還是潔白無塵有如一個人受了非常的恐怖拿一副顏色慘白的臉哭喪着向人似的

記 室 白

譯 梧 碧 張

第二章 汽車失蹤

馬義根瞪眼望着這個已死的婦人。再用手推推他的四肢，早已硬得和石頭一般。暗想：我今夜出來巡查，不料竟遇着這件慘案。我心上真覺難受極了。但這案關係重大，我必得立刻去報告警官。纔好又想：警官這時也在外邊查夜，大約十二點鐘可以查到這安息里。那時我便可趕去報告他。了他心裏這般想，仍舊呆站在這屍身旁邊。過了一會，纔急急忙忙走將出去。順手將大門帶上。他走上大路，呼吸着新鮮空氣，頓時覺得腦筋清爽許多。又暗想道：哎，噫，莫非正是方纔那個少年人麼？他曾向我說這裏將要發生罪案。這話不是明明有所指麼？而且這大門上的鎖匙又是他的。這麼一想，他在遇見我之前，必然已將這可憐的婦人殺死了。忽然又道：不對，不對。既然如此，樓上就不應再有歌聲了。我和那少年同走時，歌聲還未停止。分明這婦人還坐在底內。娜旁邊呢？馬義根狐疑不決。

便也不再推想。祇管向大路上看盼望。警官早些來。一會方纔看見一人從遠遠的跑來。舉步十分迅速。直衝到馬義根的面前。馬義根避讓不及。着實被他撞了一下。馬義根遇着這案子。心下正是萬分疑慮。又見那人如此匆忙。豈肯放他走過去。便一把拉住他。問道：你往那裏去？那人很暴躁道：你問我往那裏去麼？我是去尋我的摩托車。馬義根道：你說去尋甚麼？那人道：我去尋摩托車。摩托車就是汽車。你可以不懂英國話麼？我的汽車忽然不知去向。不知被誰偷去。你可曾看見麼？這車身是黃色。——馬義根這時又見遠遠走來一人。看上去正是警官。便對那人道：慢着。待警官來時。你再詳細對他說罷。那人聽了。

這話。瞪起眼睛。望着馬義根。馬義根並不理會。先揩去額上的急汗。這纔將兩道眼光也直射在那人的臉上。那人又道：你望住我做甚麼？可是不認識我麼？我名叫陸壽。是個汽車製造家。不知是那個惡賊將我最好的一部汽車偷去。幸虧你還在近處巡查。怎麼並不看見這種贖職的警察？還有一些價值麼？馬義根道：你可是美國人？陸壽道：我正是美國人。你待怎樣？這時警官已走攏來。這警官身高面瘦。精神很充足。他先望了陸壽一望。便問馬義根爲了甚麼事在這裏爭執。陸壽見問。就要上前去說。但馬義根將他推開。先將那案件報告這警官。周立克周立克聽了。雖也很覺詫異。却還鎮定着不動。一些聲色但。

當馬義根說到那少年人時周立克却用力將陸壽望了一眼見陸壽聽得很注意他並說道這真是件奇案警官先生應當怎樣辦理呢我到有個意見我以為殺死這婦人的凶手正是那個少年他殺死人後便偷坐我的汽車逃走了馬義根道不對他和我同走了好多一會——你在甚麼時候失去汽車的呢陸壽道大約在十一點後不多幾分鐘馬義根道那就更不對了那時他正和我一同走着呢周立克本未曾說過一句話這時纔問陸壽道你是誰陸壽道我叫陸壽又遞給警官一張名片道這就是我的名片我是汽車製造家今天夜間我坐着最近造成的一部汽車到這裏來看朋友我將這汽車停在門外

大約十一點十分鐘的時候我從朋友家出來想坐汽車回廠去誰知我的汽車却已不知去向我在附近的路上已追尋了一週但是毫無形迹又指着馬義根道後來竟遇了他他竟似乎疑心我和這案件有關你想這不是很荒謬麼周立克在濃厚的鬚鬚後面露出一些笑容又對陸壽狠狠的望了一眼見他相貌很漂亮舉動也很輕便身穿時式晚衣分明是個上等人物便料到他 and 這案必無關係但既沒有能証明他無罪的憑據却也不便過於信任他就向他道你且隨我們去踏勘那案件他說着已向向前走陸壽毫不踟躕就跟在後面道但願凶手果是坐我的汽車逃走那麼你們若能將凶手捉住我的汽

車也就可追得回來。至於這個凶手，自然是那個少年人了。馬義根道：「你怎麼還是這般說？你要曉得，你失車的時候，那少年正和我一同在路上走着。周立克問馬義根道：『你可相信那少年正是殺死這婦人的凶手？』馬義根道：『我雖有些疑心，他却又有不能疑心他的道理。』周立克微微斜着頭道：『這是甚麼意思呢？』馬義根道：『門上的鎖匙的確是那少年落下的。他又的確從那屋裏走出來的。因為這兩層我有些疑心他，但是當他在門口和我講話時，婦人的歌聲還是抑揚有節，可見得他並未死。那麼，我怎能說那少年殺死這婦人呢？』周立克道：『依我看來，那少年定然無罪。』你可曉得這別墅是屬於誰家的？馬義

根道：『這個我可曉得。又指着一個窗戶道：『你看這窗中的燈光，不是還亮着麼？』周立克一面推開這別墅的大門，一面答道：『我已看見——慢着，我們應當先看明這屋主人的姓名。』馬義根你拿懷燈來照一照。這懷燈的光照在門上，就顯出幾個黑字來。周立克還未及讀，陸壽先說道：『阿甲，克司別墅頓了一頓。又道：『原來正是范禮的房屋。』范禮夫人真是一位美貌的婦人——我想他家中不能發生這種謀殺案的。周立克很狐疑的望着他，道：『何以見得呢？』陸壽道：『因為他們全家都住在海濱，祇有曼生小姐未和他們同去。周立克道：『那麼他住在那裏？』他又是誰呢？陸壽道：『曼生是范禮夫人的妹子，他暫住在我的朋友家。這

朋友家正是我方纔去的就在他家的門前失去我的汽車周立克又問道馬義根說有個少年從這裏走出去你可曉得這少年是誰陸壽道這個我怎能曉得因為范禮的家事我並不熟悉並且未曾到過他家一次祇因曼生小姐和我將次訂婚的女郎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纔能曉得他家的近況你若要問這女郎是誰我可以告訴給你他家姓蔣文大家稱他做絲葉小姐和他母親以及姊妹們同住在一起多弄二十號警官先生你現在還有別的話問我麼周立克道現在是沒有了將來或還有話問你說時已走到屋裏陸壽和馬義根也跟着進來三人一直登樓走進這屍身所在的房裏周立克先走到屍

身旁邊望了一會問陸壽道你看這屍身可是范禮夫人麼陸壽呆望着這毫無生氣顏色灰白的死人臉上回答道他不是范禮夫人范禮夫人的身段差不多有他兩個大因為范禮夫人本很肥胖而且我看這死人的模樣相信他還是個處女周立克指着死婦手上的戒指道你未曾看見這個麼他分明是個已經出嫁的婦人了說完又在這間房裏慢慢走了一周纔道馬義根你去查看一遍這屋裏面可還有別人沒有陸壽道方纔我已說過范禮全家都住在海濱這裏一個人也沒有周立克道不能這般說或者看看屋子的人馬義根你去查看一遍罷再看這些門戶或窗格可有拔去鎖或是開着的陸壽先